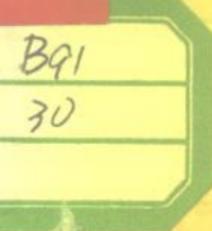


# 拆穿迷信活动 的骗局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拆穿迷信活动的骗局**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拆穿迷信活动的骗局

\*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00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6 印张 2 1/2 字数 39,000

1963年12月第1版 1964年5月第2版

1964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 30,001—130,000

统一书号：3074·398 定价：(五) 0.19元

封面设计：范一辛

## 編者的話

迷信害人。为了宣传无神論，破除封建迷信，我社編輯出版了这本书。本书通过从事封建迷信活动的人的自我揭发和受了封建迷信之害的人的自述，用活生生的事实，揭露了封建迷信活动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对人民身体健康和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危害。

为了帮助讀者認識宣传无神論和破除封建迷信的重大意义，我們將解放日报社論《宣传无神論》，編入本书，作为代序。本书里的大多数文章，曾在解放日报等報紙上发表，这次編輯成册，我們对其中几篇文章的字句和內容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 目 录

宣传无神論(代序).....	《解放日报》社論(1)
我得到新生.....	卢鴻祥(8)
盲人談“算命”.....南京市盲人福利会供稿	定一整理(14)
“算命”的騙术.....	毛炳甫(24)
“算命”害得我妻离家破.....	邓道生(28)
“看相”是騙局.....	庞化龙(35)
顾小妹揭穿装神作鬼的騙局.....	刘椿 姜长祚(39)
王医生破巫婆.....	武建明 张紹仪(45)
揭穿“敲太保”的騙局.....	沈其民(49)
解放前我是这样当神童騙人的.....	陈迎松(56)
我迷信吃了大亏.....	王孝仪(62)
斗“哪吒”.....	連 橫(65)
我捉到一个装鬼的坏蛋.....	朱广林(70)
我的“神通道法”都是騙人的.....	余森修(73)
“看风水”完全是胡說八道.....	王有生(78)

# 宣传无神論

(代序)

《解放日报》社論

“算命、卜卦，尽是瞎話”。现在稍有一点科学知識的人，都知道“算命”、“卜卦”、“扶乩”、“看风水”等等迷信活动是騙人的。今天报上发表的盲人座談会揭发的事实，特別是卢鴻祥同志的現身說法，再一次生动地、形象化地揭穿了“算命”的騙局。卢鴻祥早年曾上过封建迷信的当，自己又利用“算命”愚弄旁人。后来在党的教育和新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下，他觉悟了，不仅自己抛弃了騙人行当，参加了生产劳动，而且积极地揭发封建迷信的害处。现在他是一个福利工厂的負責人。他的路走对了。

解放以后，經過一系列的民主改革和科学知識的传播，广大城乡人民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解放前的許多所謂“星相家”、“哲学家”都洗手不干了，很多人从积习甚久的迷信思想的枷鎖中解放出来了，封建迷信思想

的影响大大缩小，这是移风易俗的一个伟大胜利。但是，要在某些落后的人的头脑中完全根除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毕竟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做到的，彻底清除封建迷信的影响，宣传无神論，宣传唯物論，仍然是一项重要的、长期的政治任务。特别是阶级敌人正在钻某些干部政治麻痹的空子，千方百计地利用封建迷信进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破坏活动，有些地方封建迷信活动仍然存在，某些巫婆、神汉等仍在到处骗取害人，这是很值得警惕的。

据群众近来的揭发，各种封建迷信活动，已经造成了和正在造成着很多严重的恶果：

如浪费劳动果实。巫婆、神汉等借口“送鬼”、“消灾”等，诈骗群众的钱财；迎神赛会，设坛打醮，浪费更大，许多穷苦人家为此借债，造成了人为的经济困难。

如损害人民的健康。由于拜神求药，延误病人治疗，把小病拖成大病，增加了病人的痛苦，有人甚至因此致死。

如破坏家庭和睦。由于算命人胡说什么“命相不对”，这个人要“克”那个人，拆散了許多美满的婚姻，造成了许多家庭的纠纷。

如影响和破坏生产。各种迷信活动，占去了大量的

劳动时间，有的耽誤了农事季节，甚至敗坏群众积极同灾害作斗争的斗志，挫伤群众力争上游的精神，挫伤群众的創造性和积极性，这种无形的損失和危害，更不是数字可以計算出来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社会上既然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敌人既然把封建迷信作为传家的衣鉢继承下来，利用它来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如果麻痹大意，就可能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群众对这些进行阴谋活动的阶级敌人，非常愤慨，称他們为“白骨精”、“赤练蛇”；群众說，如果再让这些“牛鬼蛇神”鬧下去，他們就要“翻上来了”。

面对着这种情况和群众的迫切要求，我們对封建迷信活动采取什么态度，就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对人民思想、生活、健康負責不負責的問題，是对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負責不負責的問題，是对把革命进行到底有沒有决心的問題。所以絕不應該采取回避的态度，听之任之；而必須針锋相对地展开政治思想工作。对那些利用封建迷信、利用宗教进行破坏活动和复辟活动的反动分子，应发动群众揭穿他們別有用心的阴谋，揭露他們“白骨精”的原形，使他們在群众中完全孤立起来，并依法严肃处理，决

不讓他們“翻上来”；对反动的道会門，应严加取緝；对那些游手好閑、不劳而获的巫婆、神汉等，应强制他們停止騙人勾当，参加劳动生产，在劳动中改造他們，逐渐把他們改造成为新人。至于人們正当的宗教活动，那是另外的問題，国家对此早有明确的政策规定，应象过去一样地貫彻执行。有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曲解宗教政策，妄图为其迷信活动取得合法地位，破坏生产，破坏社会秩序，破坏人民生活，掩护反革命活动，这是絕對不允许的，必須教育群众，擦亮眼睛，予以坚决的打击。

从根本上說，要使一切“牛鬼蛇神”不能利用迷信活动来破坏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設，必須抓紧破除群众头脑中的封建迷信思想。这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苦的斗争。因为这种思想有它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在古代社会里，生产力很低，人們对許多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不能科学地去理解，为什么人有生死祸福，天有风云雷电？都感到不可理解，总觉得有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在摆布自己。历代的封建統治者，就利用人民的愚昧无知，大肆宣扬天道鬼神，愚弄人民，以緩和阶级矛盾，巩固自己的封建統治。他們有的詭称“天降祥瑞”，有的伪造“天书”，有的說“黃龙”来向他报喜，有的說泥馬駁他过河，形

形色色，不一而足。在旧中国，有哪一个军阀、政客、汉奸、特务不是传播封建迷信的狂热分子？他们深信“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这里所说的“国家”，就是指他们的反动统治。他们越是感到自己反动统治的命运日益短促，越是要提倡封建迷信，越是要宣传“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的宿命论，从而使人民陷于恐惧迷惘之中，忘掉血淋淋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以挽救他们的“国运日促”。解放以后，不仅那些妄想复辟的阶级敌人无孔不入地散布迷信思想，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且社会上还有一些没有改造好的懒汉、二流子，他们明明知道“算命”、“请神”等是当面扯谎，却钻科学尚未普及、人民文化水平不高的空子，装神弄鬼，招摇过市，以骗取人民的财物。这些就是封建迷信活动的地盘尽管日益缩小、但尚未完全清除的根本原因。所以根本问题是针对各种封建迷信思想广泛地宣传无神论，宣传唯物论，要象列宁所指示的那样，“不疲倦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和斗争”。目前许多地方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或即将深入一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应把宣传无神论，宣传唯物论，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进行一次比较系统的宣传教育，使无神论、唯物论的思想进一步扩大阵地，深入

人心。

今天宣传无神論、唯物論，具备着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为有利的条件。

我們唯物主义者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大至日月星辰，小至一草一木，都是物质的。世界上沒有什么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的精神，沒有什么灵魂，沒有什么神仙，沒有什么天堂。我們有时也說“把祖国建設成天堂”之类的話，这不过是一种比喻，并不是承认有一个住滿神仙的天堂。这种道理，如果說过去不容易向群众說通，现在，当人們看到飞机为他們降雨、电可以为人們服务的时候，就比較容易理解了。现在許多同志运用《十万个为什么》这部书中的一些科学道理，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如为什么会打雷、闪电？夜晚走路为什么会失迷？为什么會看到“鬼火”？母鸡为什么会啼？等等，对破除有关这些方面的迷信思想，起了良好的作用。迷信思想毕竟是见不得阳光的，它經過科学道理的解释，就象雪人见了太阳一样，一定会溶化的。

在进行破除迷信的宣传时，要充分地发动和依靠群众，运用各种力量。那些过去的巫婆、神汉或算命看相的，許多人现在都觉悟了，启发他們现身說法，是有說服

力的。請看盧鴻祥同志的自述吧，他把所謂“神機妙算”的秘密，把“一譴、二攏、三講”等等騙術都一一揭穿了。由於他談的是自身的經歷，生動具體，就是迷信較深的人聽了，也不能無動于心。過去由於迷信而吃亏上當的人是很多的，許多人現在都後悔莫及，啟發他們談自己受騙的經歷，同樣也能使人猛省。目前許多中小學毕业生回到農村參加勞動生產，這是一支巨大的宣傳科學知識的隊伍，農村黨團組織應組織他們向群眾講解科學知識，用科學的觀點解釋自然現象，也可以放映科學影片。只要充分地依靠群眾，採取正確的作法，不疲倦地進行宣傳教育，封建迷信思想的影響就會一天一天地縮小，最後從人們的頭腦中完全驅逐出去。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 我得到新生

卢 鴻 祥

我們上海市徐匯區盲聾啞人福利工厂里的工人，都是些聋人、哑人和盲人。盲人在业余时间的民乐合奏中，常常敲起小銅鈴。我听到銅鈴的“叮叮”声，就常常会想起我过去敲銅鈴的生活——为人“算命”的罪恶生涯。

### 巫医毀掉我的眼睛

解放前，我父亲是个船民，全家八口，靠撑只小船度日。一九三八年，我十四岁了，不幸染上了紅眼睛病。因为沒錢治病，父亲就借高利貸，并拿出他仅有的一件棉袍，又向伯父借来几件冬衣，在当鋪里当些錢，让我在扬州治病。治了一个时期，錢很快用光了，病却沒有好轉。沒奈何，母亲找了个巫医来替我“降神”治眼。几炷香一燒，这巫医便一面跳起来，一面要动手挑我的眼睛，說什

么要将我的眼病移到鸡的眼里去。他怕我不肯，威吓說：“心誠不感痛，感痛則不靈。”接着，他竟用針挑起我的眼膜，拿剪刀来剪。当时我痛得几乎昏倒。从此，我再也看不见美丽的山光水色，做船工的愿望永远成为泡影。

在旧社会，貧苦的船家是經不起风吹雨打的。家里为我治病借了一笔錢，无法偿还，父亲忍痛卖掉了祖传的命根子——小船，和哥哥到別人船上做雇工。从此，家里的日子愈来愈不好过了。迫于生活，母亲只好在我的身上动脑筋。那时穷苦盲人有三条路：“算命”、卖唱和討飯。母亲就叫我去拜师学艺“算命”，在那个时候，那个世界，我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答应了。

### “算命”全靠一张嘴

我的师父是扬州的譚谷君，我跟着他讀了一些算命书，听过他的不少“經驗”之談。有一次，师父曾让我試算他的命。他是己酉年、丁丑月、己丑日、乙亥时生。我根据算命书上的一套，說是“胎中头女有姑娘”，而他的老婆却明明头一胎就生了个儿子；再算算他的兄弟姐妹，也对不起头来。当时我窘得不知所措，他却教訓起我来了，說：“你真是个小糊涂！ 算命行中有句老話，叫‘誑佬誑’

佬，吃魚吃肉；实实在在，餓得羊喊’。‘算命’全靠一张嘴，哪有按书算的。”至此，我才恍然大悟：师父的“神机妙算”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继续学到师父的很多“經驗”，概括起来就是：“一譴、二攏、三讲”。人們在生活历程中，总有不称心的事，特別是旧社会的劳动人民，飽受欺凌压榨之苦，所以对他們过去的生活，要“算”得倒霉些，对未来的前途，也不妨~~過早地~~打个“关口”。这就叫“譴”。經過这一“譴”，往往會触动人家的小事，不知不覺間他就会露一些底，再經一套三問，对这个人的情况，就比較清楚了。这时，要再把被“算命”的人捧一捧，口訣是：“小夸”“中盼”“老不死”。就是說，对小孩，可讲他命运好；对成年人，可讲他今年不走运明年走运；对老年人，讲他老来好、寿长，以迎合不同对象的心理。并告訴他們一些所謂“消灾”“避祸”之术，說穿了无非是要“安分守己”“少管閑事”等等。这就叫“攏”。無論是“譴”是“攏”，都要靠你会“讲”，要会用“算命”的术语，讲得高深莫测，活里活絡，八面玲瓈，好象头头是道；而且要边讲边套，摸清对方的实际情况，再讲些符合常情的話。有时讲得有明显錯誤，已被人家觉察，就得赶快看风轉舵。我的师父告訴我，象算他的“命”，已經

說出头生是女儿，而他第一个就生了儿子，这时就应赶快讲些“养老送终才是儿”之类的话，并說他儿子前途有“关”。这样一来，做父母的就会忙于請求你介紹“解关”“避煞”之法，哪里还顾得追問你算的准不准呢？

### 我干了十年騙人勾当

在譚谷君那里学了一个时期，为了生活，我就开始了“算命”的生涯。起先是摆摊“算命”，后来又敲起小銅鈴串街走巷。在这些日子里，我也摸索出一些騙人手法。一次，一个妇女报个小孩生辰八字要我算。我就按照算命书先說一通。按其八字，其“命”甚好，我大大夸了一番。哪知，我正讲得起劲，这妇女却光火了，說道：“我儿子已經死去，你还在瞎說！”就将我赶了出来。又一次，遇到同类的情况，我就首先把孩子的命“硬”渲染一番，說什么与父母犯“克”，有“关”。結果，这位做母亲的哭起来了。原来，她的儿子已不幸夭折。这样一来，周围的人都說我算的灵，一时爭着要我去“算命”。我还曾和几个算命的盲人，串联起来，互通情报。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不管哪一家，只要請我們中的一个去算过“命”，第二次找另一个人去算，說的准是一般无二，令人信服不疑。就这样，

我干了十年之久的騙人勾当。

## 洗手不干

解放后，社会上起了翻天复地的大变化。人民政府主动地送给我救济粮，帮助我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在馬路口、公共車辆上，多少不知名的路人，热情地搀着我过馬路，扶持我上車，把我安置在舒适的座位上。从談話中，知道他們有的是干部，有的是职工，有的是革命軍人，有的是小朋友。每当接触到他們热情的手，我心中就有讲不出的感动。在旧社会里，連碰着瞎子的引路竿，也认为是“触霉头”，哪里会有这样热情的关怀！想想自己干的騙人勾当，不知造成了多少恶果，就越来越觉得慚愧。記得过去有一次在上海市打浦路上，有个年輕妇女招呼我“算命”。从口气中探知她是关心經常晚归的丈夫，我便說她丈夫“三妻在命”，现在有阴人近身，正交桃花运。一番話說得她气呼呼的，正巧她的丈夫回家了，两个人就打做一团，我乘机溜了。事后我想，我的一番无根无据的騙人鬼話，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啊！

一九五三年揭发反动道会門罪行时，我才知道，挑瞎我眼睛的，就是个反动道会門紅枪会分子。我不仅痛恨